



韓文

書啓

十三

十五  
文書啓

十六  
全書

^ 16  
273  
13





明へ16  
番279  
卷19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五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書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二十六年二月作。反覆重終。不是嗟嘆。須會他無限深情。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今按此書除下各文。江湖予樂也。一語餘。並作吾。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

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其於人人或無下人

字說見前卷答張籍書或作他人非吾言之

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

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

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

或作以○澹澹語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

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

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

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之人但上語與世相

濁濁即是从今之人更着足下之道其使吾悲

也使上或無其字○應前足下知吾心樂去

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灰無所於歸遂來于

此於或作與或作以按送楊少尹序亦有此

語○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喪出汴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

于符離主人謂張建封也符離詳見後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是年秋建封默

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脫復辭去江湖

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其意已李習之聚吾

自可想

公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習之朝也

禮部郎中雲卿之子翁也張籍在和州居喪甚貧恐足

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

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

甚無聊不復一一盡時或作時盡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竇字也○公時公言事無陽

山令故云遠幸蠻縣貞元二十一年作

○黃震曰與孟東野答竇秀才一書

皆叙交際次一第自成一文法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

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林呂切又壯念

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

術不得上一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

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

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自叙

淚凡此學成年老道窮智困者獨退之歟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

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

朝夕貞元十九年上足下年少才俊辭雅

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  
 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  
 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准或  
 書或作盡循上或有一字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  
 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  
 重而講紉非計之得也舟一作川左一雖使  
 右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  
 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  
 羅列而進也其光或只作世曜或作若愈之

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  
 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  
 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置急  
 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稱載  
 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稱苦墮切  
 愈白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

上李尚書書

李下或實字○李尚書  
各實貞元十九年三月乙

亥以檢校工部尚書  
李實為京兆尹

月日貞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

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

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

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

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所見公卿大臣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

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

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

或無如家二字實

特寵強復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

百有餘日

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

種不入土野無

青艸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一

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

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竟亡竟喪影滅跡絕

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

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

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

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

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講非敢以為文也以為

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或注建封字書或作狀○公貞

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茅坤曰類終軍白麟奇木對而不無摹倣痕跡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

質皦白天馴其心皦或作全或其始實得之

符離安阜屯安阜或云屯各如唐孟元楊董

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耳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

逸人立而拱弗或作不竊惟休咎之兆天所

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

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

或無愈雖不敏一語兔陰類也又窳居狡而伏逾象也

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

而拱非禽獸之事華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

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戎一作我名

按實我國名不成文理漢書衛青傳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也所謂戎國疑或取

此麗或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

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下

也字安阜或作華附或作安附伏惟閣下股

嘉或作喜又無名字皆非是

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逾亂之臣未也  
 斧鑕之屬畏威崩柝歸我乎哉其事兆矣  
閣下字鑕職日切之屬一作其屬屬下句析  
 作拆今按之拆二字字文理分明蓋其屬歸我  
 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為大而  
 可願也崩柝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  
 之語則當从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  
 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似本用  
 論語中字也○漢終軍傳野獸并角明同本  
 也象支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髮削左  
 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  
 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  
 祖蓋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  
 猥以文句微識蒙念睹茲盛美馬敢避不讓

之責而默默邪或無不惠一字念一作合全  
 無文理默默邪一作默賀也  
 亦不成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一本注異字或作異  
 非是○永貞元年十  
 二月九日江陵作李異是時自江西  
 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其自叙處  
 頗佳末路淺述不倫虞集  
 日中多自悲并以自譽

十二月九日永貞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

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

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

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  
 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



凡二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  
 成性本好文學因厄悲愁無所成語遂得  
 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  
 復乎句讀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好或喜  
 讀音比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  
 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  
 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  
 不通達山嶽一作泰山與上句法不類非是惟是鄙鈍不通  
 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

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智一作身  
 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琴操窮戚飯牛車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  
 纒至罷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  
 為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左傳昭二十八年  
 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  
 其手以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  
 無言吾幾失之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  
 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  
 難為屬上句為或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  
 作其則屬下句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一本仁

無而字今謹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  
 為正或皆無之或上一句無而下二句有者  
 亦通其於第一第三句去之使自江而西既  
 其參差離離而不可讀非是  
 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  
 子新即位是歲八月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  
 舉事宜必施設室或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  
 之之力甯戚之歌饜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  
 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  
 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  
 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

覽觀亦有可采于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或無愈再拜三字

答尉遲生書

下或注汾字汾尉遲名也  
 ○黃震曰退之上李侍郎  
 書云大之為河漢高之為山嶽明之  
 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  
 實變之為雷霆風雨答尉遲生書云  
 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  
 勵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  
 有餘上于頓相公書云變化若雷霆  
 浩汗若河漢正聲韻韶濩勁氣沮金  
 石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實道胸中  
 之自得者

愈白尉遲生足下

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

夫所謂文者

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澁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或無復出古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結處一轉有合言蓄置自家地位

答楊子書

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為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茅坤曰納交之次如此此其所以既合而不為發也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又篇比於東都畧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

於貌定果於或知人堯舜所難舜或又嘗服  
 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然忘也  
 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  
 者平昌孟東野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東野  
 德州平昌人 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  
 足下為處子之秀敦詩近又得李七翺書亦  
 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李下或無七字夫以  
 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  
 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

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  
 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  
 惑也莊子連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  
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  
重外也凡外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不相  
重者內拙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而今  
 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間上或若曰長有  
 人子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  
 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  
 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

上字上或注鄧州北寄四字或注頓字  
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為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之于頓字允元○茅坤曰似譽而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

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頓獻順

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舞雄健壯妙號為孫武順聖樂

天保樂詩

保或寶讀蔡琰胡笳辭詩後漢蔡琰

郎將邕之女與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歸作胡笳十八拍詞笳胡人捲蘆葉吹之也

移族從并與京兆書

舊注頓世雄胡易時移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寶劉夢得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并為徙并非也今按

劉集代實答頓第一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頓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蓋始去其舊鄉自幕府至鄧之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

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百

或無自字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

懼忽若有亾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

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

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或作則人及至臨泰山之

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

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

悼或作憊或作憊或作憊○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又情震悼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窺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叱諸侯之師作區或作區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真事信其理切憚赫或作憚赫或作憚赫憚赫字小訛也憚丹未切與但同○莊子聲侔鬼神憚赫千里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且上或無之言字揚

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雲下或有言字灝胡老切管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韓子管子仲關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子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見論語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然下或有則字是非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

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尚書相公啓

一本上上有為分司郎官字○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黃震日上鄭相公一啓皆自訛所欲言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後或作俯一本無

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然尚有

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

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悚或作慄有下或無厥誠字黷或作瀆字通用

或作默則訛矣又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三得為屬吏元和

元年九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為博士十一月

月餘慶為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為

留守公為都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無入

官員外郎字非是今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竊自計較

公作襄陽盧丞志亦云出入十年竊自計較

受與報不宐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校故事有

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閣

下所宐憐也已上一無分司郎官職事惟祠

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相

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

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

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  
 允遠以慙歸俛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定  
 敢以病告混音鳴鳩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  
 刺不壹也也在位無君從事獨賢雅以怨刺  
 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伏惟俯加憐  
 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察幸甚幸甚一無俯字或無俯察二字俯或  
 首愈再拜作特皆非是然得失之意已詳

上留守鄭相公啓

一本上有為河南令  
 四字○公元和又年  
 冬改湖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  
 公其言劄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

篤道君子也○此此等言事之文太  
 鍛鍊則詞近艱太條疏則意已淺最  
 不易作此退之上智守鄭相公一啓  
 激切頓挫抑揚有法獨為得體茅坤  
 日情直而辭婉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  
 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  
 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念上或故  
 於事未嘗敢疑惑妄行則行定止則止止一  
 作爾按對上句受容受察不復進謝無受容  
 行字義非是  
 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今雖



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  
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疎外  
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  
外下或無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  
於字非是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  
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  
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  
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  
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各姓於軍

籓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此固相公所  
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嫉  
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昨聞相公追  
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  
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  
告屈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長  
或無者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  
字非是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  
生疑於萬一於字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

去朋黨心蓋履黷黷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  
黷鳥敢切黷徒敢切○黷黷甚小人受私恩黑也劉伶客至詩黷黷元夜陰  
 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  
 相公憐察幸甚幸甚  
受私或作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為句語亦大煩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復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  
 愈無適時才用  
 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  
 棄涕唾無一分顧籍心  
一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罷字  
字一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其文皆不可讀但作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文義何等通暢畧無疑滯今從之  
 顧失太君子繼

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  
 懼再拜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五終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六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書

上宰相書

唐制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其中其程度然後命之  
宜公貞元八年登第後又以博學宏  
辭三試於吏部不售而黜於中書此  
貞元十一年所以自上宰相書求仕凡  
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時宰相趙  
憬賈耽盧邁也謹見一卷感二鳥賦  
注○上宰相第一書但以洎洎莽莽  
有疎宕之氣茅坤曰引經術  
似劉向所云者西漢風韻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

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

書下或有于字。國史補進士得策

謂之。前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也君子

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矣或作也。詩見小雅

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艸也阿大陵

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太陵之長育微艸

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

者天下美之之辭也菁菁然盛下或無也字其三章曰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

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

祿以寵貴之云爾或無下百朋字賜之或作錫以其卒章曰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

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

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載載

也或作載者載也或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舟也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

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

於其才無所遺焉邵伯溫曰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

廟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駟泮閼之詩使罄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孟子曰君釋菁菁者我一百餘字蓋少作也

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

相乎十七字一本云在此則與後相應然亦無孰長人三字則非是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職或作所錢穀甲兵之

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大曆二十一年戊申生至貞元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一無而字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或與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

之說無所出於其中約上或無守字四舉於

禮部乃一得二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

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官本儒行孟公苗

歸今本亦誤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惓惓乎飢

不得食寒不得衣瀆於灰而益固得其所者

爭笑之惓惓乎左路十一年之文惓惓憂貌

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

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

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

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子之下或抑又聞

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一夫

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入生七

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

也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十下或有

濃至情故惻惻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

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

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

也其亦行矣志上或有其字疑志字衍洪範曰凡厥庶民

有欲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並作弗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君上或無而字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富字下或無貴字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

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沒或作後耳不沒於利注沒貪也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其致或作其致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有於字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抑又有其字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化上或無之字則或作其疑當併有則其字因入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也或作矣今天下不

韓昌黎集卷之六 五

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其至者益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求下或有儒雅字雅亦或作士有之家下或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身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竊體膚糜鹿之與處獲狢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從或作俗非是今按後卷與焉

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諸本一作從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聞下或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逾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有者字○人云科目之設所以待豪傑實所以困豪傑也信然彼惟恐入山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惟恐或作之恐或無此二字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



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  
 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而宰相而爵或並  
 無而字而復出天子二字  
 或無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  
 於字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  
 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  
 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  
 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  
 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  
 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

下之行遣者知所歸焉

歸上或有依字○茅  
坤曰收拾亦是本劉

向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

若干晉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

或無敢字或  
無冀字冀辱

或作  
伏垂

于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通篇以勢字時字作  
主意其行文快利直

似昆吾劍以玉若泥張九成曰退之  
平生本強人而為飢寒所迫累數千

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  
乃復自比為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

而疾呼矣畧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  
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茅坤曰

所見似悲感而文則宕逸可誦孫鑣  
曰未免以言為宰相虜矣然其起伏

操縱盡文之變  
真曠世才也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  
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  
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  
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  
右或無向字愈聞之路水火者之求免於人  
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  
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  
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

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  
字今按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句全字為對而  
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句彼介於其側者聞其  
字相對但覺其語差凡彼介於其側者聞其  
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  
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  
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  
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  
也只一句結束有筆力玉維禎曰前  
雙提後即散應文字方鏘落可觀愈之疆  
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自  
以路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

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  
 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愚上或有其字而  
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見之矣矣  
字或作歟非是不下或有之字○以陷水火  
譬喻遂下力行行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  
此是下字巧處茅坤曰逐句照應行文又且息  
相貫加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  
 葬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  
 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  
 宜動心者也王鑿曰一跌或謂愈子言則然  
 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下或有曰  
字○王維棟

日時字正與上勢字對看言勢雖急而時愈  
 不可也下文三轉溪關其時不可之說愈  
 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  
 之舉耳材或作才能不能若所謂時  
 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位者  
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四前  
字之為耳三字或作為之耳皆非是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裳抽擢者與  
 今豈異時哉茅坤曰布衣裳抽擢且今節度  
 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  
 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

韓昌黎集卷之六

敬者而曰不可乎

觀察下或無使及二字古非是間或作聞或作問

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

賤猶足以方於此

取盜舉管庫俱出禮記已見十一卷行難情隘

辭惑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憐下或愈再

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文極奇邁昔山谷評太白與韓荆州書管

如生富貴人雖醉着睥睨中作無義

日退之伏伏公範門三宰相書世多

譏其自鬻然生為太丈夫正軼為天

下國家用孔子嘗歷聘列國孟子亦

高遊說諸侯矣如公才氣千古一人

亦同流俗困於科舉而不得少見於

世故直據其抱負以自達於進退人

才者雖頗失之少年銳氣而實皆發

於直情徑行始則曉以古者成就人

才之道次則動以己已飢寒之迫終

則警以天下未治反不能如周公禮

壬之勤光範門雖尊公直與肝膈無

間然則公之抱負者為何如而可譏

其自鬻哉終南捷徑少室索價陰陽

進退不由真情此則不鬻之鬻乃公

罪人耳林希元曰以周公來立說自

是壓倒人後面明說當時不如周公

人亦不敢怪意復從轉令人都不覺

未雖有求乞之態要其自處亦甚高

文字開闔變化有法度有氣勢有光

韓昌黎集卷下

而不學，茅坤曰：議論正大，勝前篇。當看「虛」字，幹旋處，孫鑛曰：筆端隱躍，變化若論，若規。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提或作握。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人，字無欺。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

艸水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此段連用九箇，皆已字，化作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也。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疾，惟攝入此。而隱隱，搭上自家來，最巧奇妙。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

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  
 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  
 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  
 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  
 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或有以字○如周公之  
 顯允曰論周公之待士反復委曲  
 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  
 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  
 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為勤而止哉此一轉  
 巧在虛字幹旋茅坤曰此又推出周公之心  
 以鼓舞時相極有神力多是將無作有生烟

波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  
 之功不衰句上可住而添不衰二字其法便  
 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  
 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欺字  
 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  
 豈盡實貢天災時變昆蟲艸木之妖豈盡銷  
 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  
 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

豈盡備至此段連用豈盡字對上皆已二字絕有章法其所求進

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此於百執事

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此至

或作如此○又添兩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

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

愛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

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闈人離

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

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欵欵敘言至此纔盡其意然以前是相

道以下是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乎故出疆

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

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

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

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

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

朝則山林而已矣道下字山林者士之所獨

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

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此段以古道自處節故節占地位文章絕妙

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函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數音朔○連用四矣字其勢急又用焉字其勢緩如擺布陣勢操縱如法文章家所謂虛字上幹旋也其兩不知字歸結自身上更有筆力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不得上或有恐字句法便弱今不下恐字安頓是懼二字在句末法更奇健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無文愈再拜非是

答侯繼書

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為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裴子不詳崔大敦詩見弘農之陝縣今屬河南府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弁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開或作聞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已通晉宋人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雖欲或作雖復行或無之意二字



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與時世不相聞雖  
 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有  
 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行疑當作復或作亦當或作將與音  
郁或作與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  
或無世字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  
 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  
 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或無方  
藥二字雖  
 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  
 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僕雖

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  
 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  
 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  
 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爭一作事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  
 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  
 奉曉或無我字韓醇曰公時自勵如此此  
其所以卒為唐儒宗仰之如中山斗云  
 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衆人之進  
 未始不為退也或無兩之字不為或作為不既貨馬即求  
 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

我謝焉

月十日或只作旬字或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已詳見前公時三試東

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蓋斯立屬公相知之深者故吐露如此○黃震日答侯繼答崔立之二書皆雖微有不平而直述其邁往不羣之氣亦奇矣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因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

以聞之扳援古箴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扳音攀援于元切之於上或無之字得下或有之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或無以丈夫期我也之字不能默默駟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轉掉最捷便及來

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  
 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  
 以為可無學而能賦詩或作詩賦因詣州縣求舉有  
 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  
 得仕司下或無者字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  
 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  
 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  
 詣州府求舉凡一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  
 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

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  
 不寧者數月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既已  
 為之則欲有所成就畫所謂恥過作非者也  
所成或無此字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  
 之余亦無甚愧焉吐詞極婉轉實似夫所謂  
 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  
 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  
 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

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或無相設使與夫如二字  
 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或無進  
 焉者二字然彼君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  
 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  
 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或  
 作數主或作出言多懷慨然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  
 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  
 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

下乃復比之獻王者以為必埃工人之剖然  
 後見知於天下雖兩朋足不為病且無使勃  
 者再勉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工人一作良工知上一無  
 見字兩朋一作朋兩朋足下有而字病一作痛亦作疾勃渠京切勉或作朋下同  
 和獻玉朋足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  
 事見韓非子  
 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  
 後進或作後振尤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  
 非或作非尤非是  
 未嘗則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復出為  
 字或併無一為字非是○未嘗獻友今天下  
 未嘗則一語是韓公有見解處

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或無境字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得上下或無其字○取丁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成發潛德之幽光終上或有字○此是太史公自叙本意然英雄退步只爾爾二者

將必有不足下以為僕之玉几幾獻而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勉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以辨作收有勢自是我輩語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吾下或無之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

翊或作翺非是○貞元十八年陸修權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修權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歟○答李翊書格法極鬆却極緊是一片文字其養根埃實加膏希光數語尤為名言呂居仁曰退之此書最見其為文養氣妙處唐順之曰此文當看却揚轉換

處。纍纍然。如貫珠。茅坤曰。要窺作家。為文。必必如此。立根基。今人乃欲以字句。求之。何哉。孫鑛曰。文章一道。昌黎每不輕易。論人。此獨詳盡。

六月二十六日

或無此六字

愈白。李生足下。生之

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

而恭或作能之恭非是

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

矣。况其外之文乎。

外或作餘非是

抑愈所謂望孔子

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

邪。

者下或有三也

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

謂立言者是也。

或無生字

所為者與所期者甚

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

人。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

取於人或無於字下

同。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

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

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

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立言者下或有三邪字非是。○唐順之曰。即

此中間又隔許多歲月階級。只因昌黎特因文以見道者。故猶影響非心中工夫實景所道。故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也。

未也至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

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年餘

一作年餘處若忘行若遺嚴乎其若思茫乎

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

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為非笑也人下或有也字○孫鑛如是者

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

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

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

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

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一則字

有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汨然矣言

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後或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

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

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源或作府無絕其原

學之二十餘年至此中有五級一公特言其自

得如此此要各行一級到一級非淺學躐等者  
所能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太

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  
 與聲之高下者皆定茅坤曰總論却其名言雖如是其  
 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  
 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邪用與舍  
 屬諸人君子則不然或無邪字而有則時用焉四字或併有邪字  
 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  
 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  
 乎其無足樂也施或作垂也或作平有志乎古者希矣  
 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古字下或有人字

亟稱其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  
 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  
 聊相為言之愈白樊汝霖曰自三代以還陸  
 典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未而公  
 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其觀於人也  
 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  
 笑不足以為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  
 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李漢所  
 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  
 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荆公乃云九  
 去陳言本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  
 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論  
 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  
 老蘇云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  
 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

答下或  
有李字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可進也非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

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

邪其思上或有求字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

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以

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

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

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異字

元和五年八月以李異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為太常寺大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為之代書○黃震曰俱就盲上發明不為悲苦之辭

來中求活法也王鏊曰太史公作荆  
軻傳悲歌慷慨情態曲盡此篇中曰  
自喜曰自悲曰自奮  
無限感慨最善描寫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所東觀察  
使中丞李公閣下寓或作獻  
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  
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  
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皤皤與俗輩不同  
籍固以藏之胸中矣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  
無方字又無得字榮呂  
角切○邵寶曰起  
處便勁拔峻峭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  
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  
有朋字不見六七年

聞其至馳往省之間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  
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益盡知之乎吾  
將盡言之言下或  
無之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或不聞  
或作  
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  
人者於今忽有之已或  
作以退自悲不幸兩目不  
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  
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又千里何由致  
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  
因飲泣不能語退下或有而字語上或無能  
字○茅坤曰忽喜忽悲情景

如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定以盲廢  
 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  
 人之道者無所能或並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  
 十萬不盲者何限十或作百○茅坤曰此幾  
 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  
 不盲也計下或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  
 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  
 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別或作非是○無端轉  
八自身上七奇極妙極錢穀日以盲字反覆議  
論連用七盲字何等光采而主張全在盲於

此等議論亦自奇哉  
 幸未歿實欲一吐出心  
 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無  
 心中字或無見字致或作置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  
 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蹤進  
 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  
 彈絲敲金擊石也於或作為進其或作進籍  
敲字如盧全詩敲金振玉也今按敲字甚怪  
所引盧全詩蓋亦誤本耳擊或作拍或無之  
自樂天嘗贈籍詩云張籍何為者業文三  
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當時所推重  
如此故公為夫盲者業專於藝必口故樂工  
其自任云云

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金乎諸本專字在

况亦絕無可疑一本必作也而下缺字疑

是精字更詳也儻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

字今按並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

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

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歿之年皆閤下

之賜幾下或有無其字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

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宦如何

報也閤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籍慙醜再拜醜音

曠

答李秀才書

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秀才名師錫圖

南或其字也按公與李生本無舊獨

與李翻詩中得其人故遂托李觀始

終以寫兩與之情焉然李觀卒於貞

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實則當在十

年後作也○答李師錫書全從李元

實說來婉轉凄切如詩家所謂意外

景意中人也呂雅山曰此篇與答王

含秀才序同調一則由醉鄉記立說

一則由李元實立說皆是借

景生情文字有許多轉折

愈白故友李觀元實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  
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  
元實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

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  
 非庸人苞或作包或有種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  
 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  
 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  
 者則如元賓焉一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或作以義通○數語便是  
黠然廷惠聯想如隔世事妙妙揚萬里日退之登李師錫書日思元賓而不見云云此用石勒語王浚贈鞞塵尾勒懸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  
 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  
 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遊

之不汚文辭本指李生所作一作命辭云元賓之辭作命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  
辭亦無理矣或作乎於或作乎○情之所至輒俯仰低徊不能已已子之言以愈所  
 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  
 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  
 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  
 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  
 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款屬愈頓首  
 答陳生書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云陳生字也或云恐與上題

師錫字相混未知孰是。陳商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謂事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為養。及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此非特可錫陳生之病萬世而下為吾徒者皆所當服膺其說焉。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僞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教之云云。未<sub>レ</sub>有見其得者也。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或亦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

所問則各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弱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奴人。蠢焉或所謂作蠢然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一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或備

上巳字亦無皆非是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音甘或作甘直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類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

者惟義之間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  
 咎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見愈白  
 與李翱書與或作答○虞集曰反覆辨論總不放到自家地位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  
 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窳空重遇攻劫貞元十一年宣武軍亂一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

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  
 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字  
 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自  
 誠守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  
 哉或作誠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  
 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或作執今按作驅即屬  
 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謹下文亦有復驅之使  
 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復故  
 當以驅謂應逢無所取資  
 為正僕在京城八九年上時  
 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

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  
 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  
 難矣長下或有三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夫子  
 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  
 多乎不以上或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  
 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  
 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知  
 或無我字資上或無所字從或作縱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  
 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自



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  
我潔清不滂而處其所可樂哉能上或無安  
處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  
也為或作如以上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  
乎此謂張建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  
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一本嬉作悲  
是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  
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  
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

其愛少上或有尤字非是知下或有嗟乎子  
於字猶或作尤非是下或無豈字  
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  
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  
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以上言  
故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孔子上或有昔者字瓢彼人  
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  
不歎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聖上或無有  
之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

則餓而歿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  
其跌宕創體類自離  
 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  
得意故成一言  
 違父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  
 足下意并以自解  
此候非是  
 愈再拜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六終

